

杰出诗人和评论作家意如香(下)

饱含沧桑与时俱进写出大时代心声

。千岛上空顿时乌云密布暗空，一场政治风暴即将席卷千岛，随后，苏哈托将军施展“软性”政变，成功篡夺政权，并紧接着便实行了军人独裁统治。在清共的同时，1966年苏哈托也实行了一系列的排华反华政策，一时排华反华浪潮汹涌，地痞流氓，暴徒到处在烧、杀、抢掠，许多华人商店都成了暴徒抢劫的对象，街头上打人烧车，犹如人间地狱般。

那年意老24岁，与爱人在望加丽岛“中华学校”教书。年底假期时，两人准备离开小岛回绵兰去，在船驶进阿沙汉河口时，令人触目惊心的是，河面上飘着无数的男女尸体，有断头的，缺胳膊断腿的，那河浪似还不知拍打的为何物，起起伏伏。把意老与夏老看得毛骨悚然，目惊口呆。一刻也不愿多留，只想快速逃离这地狱。在驶向棉兰方向的路上，还时不时会遇见军车载着一车车的暴徒，手持利器，喊打喊杀，高呼口号，一路飞奔，只是不知遭殃的又是哪一家。

意老中的《烦恼》，诗作的烦恼，大概就是如此吧：倾尽梭罗河 洗不尽 心里的血痕 满目的疮痍 抹不去 眼里的泪痕 街头上浓烟 家门前血染 过了头的悲哀 苦苦纠缠 只因换了三个字的名

溶进爪哇海 总是洗不尽 黄皮脸 存心 融入 海浪翻脸 怎不叫人 又烦 又恼。

。。。。
放眼望去，乱世洗礼了这个国家，独裁，是的，那无声胜有声的战争，更加摧毁人心，国家专制独裁，打压华族，分裂华族内部的团结，封闭华文报和华文教育，禁止方块字的使用。并肆意造谣污蔑华人操控印尼经济命脉的70%，丑化华人，在社会上形成“仇华症”，激化民间极度反华的歧视心态，从上层的少数部分人扩大到全国排华、反华心理。许多侨领被逮捕，有些惨遭杀害，有些不得已离家出走，远避风头。造成极为恶劣的民族仇恨的心理影响，并成为印尼往后数次排华反华大风暴的内在心理因素。

死去原知万事空，但悲华校被标封；

有朝一日复华校，对我遗像鼓三通。

这是一位多年担任华文老校长，在华校被无理占领封闭后无比强烈的愤慨，以诗明志。尽管今日华校复办，只是物是人非，今日的华校历经几十年载的寒冬后，又岂能与先前的华校相提并论！

幸好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只要华文的种子还在，相信未来的某一天定能香满春园，传遍千



意如香、夏之云夫妇和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苟皓东、夫人孙丽华（左）合影。

岛各地，创造明日的辉煌。

焚书坑儒

在苏哈托统治下的三十二年恐怖时期里，封闭华文，禁止方块字的使用。将与方块字有关的一切，华语，华字，华报，都看作是如毒品般。不允许有关方块字书籍的存在，一旦发现，便随时都要做好进入军部受审的准备，在那个年代，你会察觉到暗探的影子无处不在，谁也不能信，人性这词怎显得那么地苍白、无力。

听意老说，那个时候的他胆大包天地藏住了两本书，而其他的书籍早已随着几十年前那簇火团烟消云散，沉入井底，化作淤泥。其中有一本便是《红楼梦》，在以后三十多年的黑暗

岁月里，那本红楼梦便是精神食粮，一遍又一遍地拿出来翻看，不厌其烦，其中的篇章都能如数家珍似的数出来。

禁止华文报的存在，那怎么办？如何了解外面的世界与情况，如何消解对方块字浓浓的相思。

文人，总文人的办法，除了将以前所有有关方块字的一切深深地印入脑海，同时也会绞尽脑汁从其他渠道获取，如突然在印尼报纸里看到方块字的出现，心里便会无比窃喜，会无比激动将它截取保留下来，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地细细品味那久违的方块字，亦或是从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其他有方块字存在的地方，将其“偷渡”回家。即使顶着人身危险，为了那方块字，甘愿涉险。也许在后人的眼里看来，方块字的魅力没有那么夸张。只是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故事，一个年代的故事都有其自身的特点。信或不信，它就在那里，真实的存在着。

人间亦有真情

在那恐怖又黑暗的三十二个岁月里，华族变得更加分裂和不团结，红派与蓝派之间矛盾更为突出。那个年代的华人，人人自危，幸好人间还是有真情的。意老和夏老说到，其实呀，印尼人民大都是很友善的，与华人是友好的，只不过是受少数人怂恿，不能形成我的正确判断，才会盲目地跟从排华。

听完夏老与意老的故事后，自己的心情是无比沉重的。想想以前的自己，一直天真以为世界本该如此，和平，繁华，可以安乐平稳的生活着。殊不知，现在的和平与安稳，不过是用血和泪换来的。手里能有机会拿起一份报纸，肩上能有机会跨上一个书包，指尖能有机会握住一个笔头，所有的这些，不过是先辈们用他们的血和泪换来的。现在的我们都能挺直了腰板，堂堂正正地向别人说“我是一个华人，真真正正的华人”。那如今我们这些后人又能为此做些什么呢？也许只有不遗余力地挖掘，将那真相展现给世人眼前；和铭记那段惨痛黑暗的历史，铭记那些受苦受难的前辈们，才能还他们一个心安。为此，请容许笔者向那些曾处在黑暗三十二岁月里的所有前辈们致个敬！请个安！